

第四個時間單位

● 李工有

人科動物已有三百多萬歲了。可以想像，他在孩時所認識的第一個時間單位很可能是「天」。他白天打獵採摘，晚上睡覺休息，日月是他的第一個「鐘」。待到他漸漸學會耕作畜養時，春播秋收使他對「年」有了深刻的認識。年的重要性超過了天，成為與他的生存休戚相關的第二個時間單位。文藝復興以後，人生的世俗價值得到重視。工業社會資本投入產出過程的利潤實現往往要耗費投資者十幾年、幾十年、甚至是一生的精力。人生的跨度成為現代文明的核心時間單位。人科動物經過三百多萬年的努力，終於達到了與上帝所賜壽命相一致的第三個時間單位：「世」。當然，上帝創「世」也是按照一定次序進行的：第一天區分晝夜，第三天確定一年四季，第六天創造人世。上帝在第七天沒有創造任何世俗之物，祂賜福給第七天，定為聖日。聖日就意味着非世俗。也就是說，第四個時間單位是超越人生尺度的。千年代表着超越人生世俗之界的時間單位。

上帝從第一個時間單位走到第四個時間單位只用了七天。人畢竟是凡夫俗子，他用了三百多萬年，才走過相應的歷程。上帝憑祂的意志在天上造就時間單位，而人類必須在大地上的生存搏鬥中一步步攀升時間單位。在與自然較量的漫長歲月裏，人類通過一定的生產方式獲取和製造所需的物品。人類社會的投入產出過程和生態系統對人類生產過程後果的更新降解，構成了人與自然的完整循環圈。人類生產過程產出的後果就是生態系統降解過程的投入，降解的產出和資源更新的結果又可作為人類生產過程的投入。在這個完整的循環圈中，人類社會投入產出周期的數量級只有大於等於該產出後果被自然更新降解周期的數量級，生態循環才可正常進行，那個時代的生產方式才是自然可承受的，經濟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這不等式是生態循環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望文生義，「時代」看來與時間最有關。在英文中，「時代」也是直接以

time或它的複數形式times來表達的。以時間單位的攀升為標誌來描述時代的變遷，是否更符合「時代」的本意？上帝創世以前的時空為混沌。人類出世後將時間單位的數量級由低向高步步推進。每一步推進均為原來平衡狀態的突破。在投入產出周期的數量級和產出後果被自然更新降解周期的數量級中，是那個較高值(或相同的較高值)打破了上一個時代的生態循環不等式條件原狀，從而決定了新時代不同於上一個時代的性質。躍升了的時間單位數量級，必須滿足新的生態循環不等式條件，方能保證新時代生產方式的可持續性。所以，每個時代生產方式下投入產出周期的數量級、和自然生態系統恢復該生產方式對自然擾動周期的數量級中的較高值(或相同的較高值)，決定了該時代的時間單位涵義。

在原始時代，人類從開始圍捕到最後獵殺一個獵物；從出發到果實採摘入籃，可在一日或數日內完成。並且，由於原始人對動物和植物的消耗率大大低於它們本身的自然淘汰率和繁殖率，自然生態系統幾乎是在瞬時就恢復了原始生產方式對自然的擾動。自然更新降解周期趨近於零，完全滿足生態循環不等式條件。在趨於零的自然更新降解周期和以日為數量級的投入產出周期中，由較高值賦予原始時代的時間單位涵義：日。

在農業時代，從春耕播種到秋收果實，投入產出經歷了以年為數量級的周期。農業生產方式遵循的時間單位是與「天地間的生命本原」①相融合的。這個本原就是：地球沿着太陽系中軌道運行而形成的一年四季、以及

萬物遵循四季韻律所形成的自身生長繁殖規律和與周圍的生態聯繫。「天地間的生命本原的融合」，是生態系統的存在方式。正是出於對生態系統存在方式的信仰，人們從每天都有收穫的「日」生產方式進化到了「一天一天連續工作」②一年才能收穫的「年」生產方式。然而，農業生產方式也造成了一定的生態環境問題。農耕放牧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耕地草場退化，是一個古老的生態環境問題。兩三年一次的土地輪流耕作和轉移牧場，是恢復耕地草場自然力的有效方法。所以，農業時代投入產出周期的數量級和產出後果被自然恢復周期的數量級為相同



的較高值。該值賦予農業時代的時間單位涵義為：年。

到了十八世紀70年代，蒸汽機的發明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動力，人類也從此從自然韻律的恩惠與束縛中解放出來。它是人科動物從服從自然到操縱自然的轉折點。獲得了只聽命於人意志的強大動力，使人們感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尺度正在急劇膨脹。

蒸汽機、內燃機以至整個工業文明，終於將那顆一直謙卑的、從來「未能超越不變的自然節律」^③的心靈發動、發熱、發狂起來。上帝所創的生物圈中無數神秘、千絲萬縷、環環相扣的神聖因果關係，從此任憑人類隨心所欲地支配利用和撕裂踐踏。工業社會不再受晝夜交替、春夏秋冬循環周期的制約。現在，人類「決心要作自然的主人」^④，人定勝天的信念日益增強。狂熱的心靈從浸透着「天地間的生命本原的融合」的一年四季飛越到他從前難以確定的時間尺度：人世。正是這種對更高一級時間單位的堅定信仰，成了工業文明生命力的精神源泉。在工業時代，一個項目的生命周期，從開始策劃、投資、獲利到終止，一般需要花費十幾年、幾十年以至投資者的畢生精力。生產方式的投入產出周期延長了，生態系統恢復該生產方式對自然擾動的周期也大大延長。除了更新降解一部分人工物外，大自然憑藉其慣性(如地質期產物：石油、煤、金屬礦藏)和地域遼闊(可供殖民地的開拓)支撐着工業社會高速運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工業社會對自然環境暫時還沒有造成全球性的跨世紀災難。所以，工業時代投入產出周期的數量級和產出後果被自然

恢復周期的數量級也為相同的較高值。該值賦予工業時代的時間單位涵義為：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原子彈首次爆炸，轟開了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的大門。從此以後，地球生態系統被迫接受這非自然的地上太陽。在上帝創造的萬物中，第一次有一個物種掌握了滅亡自己這個物種的能力。即使達摩克利斯(Damocles)之劍不落下，原子能都能得到和平利用，陽光普照下的大自然也已無力將具有十萬年放射性半衰期的核廢料在區區千年時間裏恢復到安全狀態。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是今天與幾億年前生靈之間衝突達到不可調和程度的折光反映。經過了以地質時間單位方可衡量的漫長歲月，石油才得以形成。它現有的蘊藏量已不足以維持人類社會的第三個千年，也不可能在下個千年中再生。人類在這二百年過度燃燒礦物燃料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對萬物賴以生存的氣溫造成了超過過去幾千年的溫度變化。在第二個千年末的1996年，第一隻克隆羊的誕生標誌着人類僅用了短短半個世紀的過渡期，就完成了從機器時代到生態時代的轉變。冷冰冰的、沒有靈魂的機器產品已經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那麼，熱血沸騰和充滿靈性的生物工程成果，又會給人類帶來甚麼命運呢？稍有不慎，生物工程對地球生態系統的腐蝕將是千年不可恢復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儘管各國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及時立例禁止生物工程投資者和科學家們克隆人科動物，人類卻已經獲得了締造者的能力。就這樣，在締造了生命之源51年之後，人又締造出了生命本身。在跨入公元第三個千

年的前夕，人科動物莽撞地闖進了上帝為自己安排的聖日，從代表人生尺度的第三個時間單位飛躍到了神聖的第四個時間單位：千年。

如果說從農業到工業生產方式，人科動物尚有時空餘地在「世」界市場經濟的舞台上大顯身手的話，那麼走到了「千年」之交的他，面對的只是世壽俗界的極限了。無奈大地的定量，他只有奮力突破世壽這個時間單位。「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人類從未具有像今天在發達國家所盛行的那種時間感覺。今天的時間感受與其他時代幾無相似之處。」^⑤這是因為，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人類一直處於本身尺度和本身尺度以下的時間單位時代。「日、年、世」三個時間單位，一直是他存在的家園。今天，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人們正在向千年時間單位衝刺。這是一個超越人科動物本身尺度、人科動物從未嘗試過的時間單位。「在此過程中，人類已經並正在喪失其一切根基。人類成為在地球上無家可歸的人。他正在喪失傳統的連續性。」^⑥傳統的「日、年、世」時間單位雖不相同，但360萬年以來始終保持着處於人本身尺度之內的連續性。超越了大自然的稟賦，人類如何還能有家園？「世」時間單位是人科動物的閾值，超越這個轉折點前後的時間感受當然無相似之處。

時間感覺的變化是人們體驗世界方式蛻變的反映。在原始時代，當別人每「日」勞動均有收穫的時候，有些氏族憑着對「年」時間單位的信仰，在收穫季節到來之前，即使當天得不到報酬，也仍然每天工作。一定是這些對高一級時間單位具有堅定信仰的氏

族，率先跨入了豐饒祥和的農業文明。同時，在農業時代，雖然天未變，但是那些相信資本投入經過「世」時間單位就會增殖的民族，首先佔據了掠奪世界的制高點。現在，白日已可隨意延續到夜晚，每年的衣食住行也不用依賴「天地間的生命本原的融合」，一生一世賺得的豐厚利潤再也買不回大自然純潔「神聖的因果關係」。那麼，經歷了「成」（創始）、「住」（穩定）、「壞」（毀壞）三個時代後，人們在生活真諦空「空」^⑦如也的「千年」時代裏，一天一天的存在又靠甚麼來支撐呢？以往，對更高時間單位的信仰是每支文明生命力的精神源泉。在今天這個「去魅」的時代呢？

註釋

①② 拉爾 (Claude Larre)：〈中國人思維中的時間經驗知覺和歷史觀〉，載加迪等 (Louis Gardet and others) 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39。

③⑤ 古列維奇 (A. J. Gurevich)：〈時間：文化史的一個課題〉，載同註①書，頁327；315。

④ 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著，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頁767。

⑥ 雅斯貝斯 (Karl Jaspers) 著，魏楚雄、俞新天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114。

⑦ 佛教認為一「劫」(Kalpa) 包括「成」、「住」、「壞」、「空」四個時期。

李工有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深圳大學管理學院。